

世界文豪书系

泰戈尔全集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21

河北教育出版社



Tagore

泰戈尔全集

第二十一卷

散文

刘安武 倪培耕 白开元 主编

白开元 殷洪元 耿克璞 韩朝炯 李缘山 谈耀康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旅欧书札	(1)
童 年	(55)
国际大学	(117)
诗人的宗教	(191)
诗人的宗教信仰	(195)
创作的理想	(212)
森林的宗教	(220)
印度的一种民间宗教	(233)
东方与西方	(247)
现 代	(257)
精神的自由	(265)
国 家	(269)
妇女与家庭	(275)
一所东方大学	(279)
宗 教	(299)
简明的宗教典范	(301)
古印度的“一”	(312)
节 日	(322)



昼与夜	(328)
人 性	(330)
宗教宣传	(335)
宁静·善·惟一	(342)
岁 末	(347)
新 岁	(349)
节庆之日	(355)
圣 地	(361)
解 脱	(364)
解脱之路	(366)
虔诚的信徒	(369)
修道院	(379)
净修林	(387)
净修林	(414)
宗教的权力	(419)
主的意志	(437)
宗教教育	(461)
有限与无限	(477)
佛 陀	(480)
修女尼倍提塔	(487)
英格兰的乡村与牧师	(495)

旅欧书札

白开元 译



致贾洛昌德拉·达塔的信

亲爱的朋友贾洛昌德拉·达塔：

在我十七岁的时候，不把学习放在心上，长辈们为此十分焦虑。我的二哥当时在阿梅达巴德当法官。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孩子，其英语知识无论如何要达到一定的水平，以维护家族的荣誉。为此，决定把我送往英国学习。用心良苦的长辈们商定，让我到二哥那里去住些日子，为出国旅行奠定初步的基础。于是，在民事机构的舞台上，打开了我熟悉英国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礼仪的帷幕。

少年时期，我的自我表现受到压抑。当时的社会生活，是上层人物的天下。他们控制别人单独行动的权力，随心所欲地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我的天性不属于俯首帖耳的那一类，但我是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我守护着自己的梦幻。从外表看，我是循规蹈矩的良家子弟。我与未来亲切交谈的许多话的嫩芽，早就无声地萌生了。有一天，我手扶游廊的栏杆，一个人默默地坐着。在我身旁走过的大哥，停下脚步摇摇我的头说，罗毗^①将成为一名哲学家。阒然无声的田野上，除了哲学，也可能生长其他作物。

没有开垦的处女地，首先出现的是荆棘。它是讥嘲世界，显示自己存在的倨傲。少年的行动方式，好似幼鹿长出的第一根犄

^① 泰戈尔全名的第一音节，意谓太阳。



角，无所顾忌地四处冲撞。少男在跨越少年期的时候，力图以跳跃的方式冲破界限。它最早表现于我十五岁那年对长诗《因陀罗耆的伏诛》的批评。正是在那个时期，我漂洋过海，前往英国。我写的这些书信中，强烈表达的纯正的豪情，多于客观现实的叙述。孟加拉孩子初到英国，喜欢新的环境，有种种缘由。那是很正常的，是一种好现象。但是，染上了挽起袖子大吹大擂的毛病，只会使形象向丑恶转化。老实说，我与一般的孟加拉孩子不一样，那儿没有值得我喜欢的任何东西。那时，我年纪不大，还不能认识到这是心灵贫乏的羞惭的迹象和无可描述的蒙昧的悲惨证明。

成为文学青年之后，我心里开始责备这本书。我逐渐明白，书中并未伤害我旅居的那个国家的荣誉，受损害的只是我自己的荣誉。尽管不少人一再请求，我也不肯出版那本书。但是，我制止出版，它便幽居冷宫，在这充满好奇心的年代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我只得直言相告，作者承认，这部作品的哪些部分可以保留，哪些部分应该扬弃。到一定的时候，总有人提着脏篮子，来收集垃圾，并拿到市场上出售，这种可能性是大量存在的。在尘世，有许多罪过等待忏悔，到了阴间，才能变得完美。

我希望把这本书纳入文学而不是历史的行列。可读性强的作品的价值在文学中，可读性不强的作品的价值在历史著作中。假如我能完全排斥历史学家，对我来说，那是善举，一条解脱之路便在脚下出现。关于我自己的诗歌，我一再下决心，要进行“割舍”的苦修。但是我生性软弱，面对众人的反对，我实现不了我的决心。挑选的责任，不得不让手执巨斧的悠悠岁月承担了。然而，在印刷机广为运用的时代，悠悠岁月也玩忽职守。我已失去一些书的版权，我越来越软弱了。

《旅欧书札》并非完全不值得保存。站在这本书的立场上，我首先要说一下它的语言。我不敢肯定，可我相信，在孟加拉文

苑，这是第一本用口语写成的书。如今，它将近六十岁了。我无意借助历史为它争辩。但我相信，这些书信，可以提供采用简明口语表达思想的技巧的实证。

其次，清除作品的丛林中的杂草枯藤时，发现了其中隐藏着的敬意。不尊重的情绪像野草，密集地簇拥在外面，将隐藏着的本质的东西遮盖起来，但未损坏它们。发现了它们，我心里万分喜悦。因为，我历来从心底里憎恨贬损的圆熟、刻薄和狡黠。在人的生活中，喜好的能力，是天帝给予的最高奖品。不管怎样，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表明，在文学的盛宴上，我未为以诋毁为时髦的那些人支付预付款。

特别需要对您说明的是，如果说，那时，映入我眼帘的英国的形象，纯粹是由我年幼的思维和不成熟造成的，那不完全正确。在其后的大约六十年中，那儿的人发生的变化，不可以称之为渐进。在不同的时期，历史这盘棋的棋子，往往朝后退一步，再大步朝前挺进。西方正出现这种情况。当年的护照上照片，现在不能用了。

我早年赴英国，并不像一个旅游者。换句话说，并非只准我在外面的大街上漫步、东张西望。我像客人那样走进了英国人的家庭。我得到照顾，得到关怀，有时也上当受骗，有过痛苦。但后来我再度赴英国，仅参加一些聚会，未进入寻常人家。若说我那一段生活经历并不全面，那是切合实际的。我住在一位医生家里，他属于文明阶层，受人尊敬，但他也可能不是文明阶层的象征。英国现在宣扬种族平等，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那儿，一个阶层的思想和举止，与另一个阶层没有共同之处，这是很自然的。毫无疑问，当年并非如此。我耳闻目睹了当时的普通家庭和一个富裕家庭的真实情况。书信中对此做了描述。

有几封信中，我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当年的旅英孟加拉人。如今他们已是消亡的生灵。在有些地方，可以看见他们进入现代的



一些痕迹，甚至未去过英国的一些人的言谈举止也骤然暴露出旅英孟加拉人的特征。我熟悉当年的几位旅英孟加拉人，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他们的心态和人生观。如果信中有什么言过其实，那恰恰是他们的杰作。他们在我的面前，夸夸其谈，丝毫不怕丢脸，因为他们从不怀疑我这位腼腆、忠厚的男孩会是什么危险人物。现在，请求他们原谅还得再等几天。他们全在冥河的彼岸。

我在《旅欧书札》中援引了歌曲《来世我是一个洋人》。我亲爱的朋友贾鲁·斑达帕达耶在《孟加拉文学》上发表的文章中，称这首歌是幽默的生动例子，并宣扬是我的大作。这样一来，佚名作者脸面保住了，而我的却保不住了。我相信，开展认真细致的研究，可以找到比我书信中这首歌更精彩的例子。

写完这些书信的十二年之后，我再次踏上英国的土地时，这个国家变化不大。当时写的日记，只能算是浮光掠影——好似坐在一辆飞驰的车上瞥见的周围的景色。

写给您的这封信，可做此书再版的序言。因为，关于英国，您的体会极为深广——在此基础上，您能确定这些书信和日记的恰当地位，理解某些缺憾和不可避免的赘言，给予原谅对您来说也是不困难的。

顺致

敬意

您的泰戈尔

1936年8月29日

第一封信

9月20日，我和旅伴登上“普那”号客轮。五点整，“普那”

号客轮起锚，拉响汽笛，缓缓离开码头。我们肃穆地站在甲板上。渐渐地，印度的海岸线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我讨厌旁边旅客的喧嚷，进入船舱躺下。无须隐瞒，我当时无精打采，心情落寞、颓唐。嗨，不谈这些，不写伤感的话。我对离愁别绪素无兴致。真下功夫描述一番，你未必有读完的耐心，泪水不会溢满你的眼眶。

我一直匍匐在印度洋的脚下。自20日至26日，六天的经历，历历在目。你想必知道什么叫大海的折磨，但折磨得多么凶残，恐怕是你想像不到的。我上船不久就病倒了。阅读我的病情报告，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泪流满面。整整六天，先生，我起不了床！我的舱房黑咕隆咚，小得可怜。为了不让海水溅进来，窗户全关死了。我像印度那些阳光下不准露面孔、肢体不许让和风吹拂的大家闺秀，过了暗无天日的六昼夜。头天傍晚，旅伴硬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拖到餐桌旁。用完餐起身的时刻，我的脑袋里发生了混战。我看不清东西，腿挪不动，摇摇晃晃，勉强走了两步，一屁股瘫坐在长凳上。旅伴搀扶我走上甲板。我用力扶着栏杆站定。那是个漆黑的夜晚，天空乌云密布，冰凉的海风迎面袭来。客轮向两侧喷着水花，茕茕独行在杳无人烟的无边的海上。海水哗哗地涌涨，四周是望不尽的浓稠的幽暗。这是何等沉闷的氛围！

我未能站多久，头晕得厉害，赶紧抓住旅伴的手返回客舱，倒在床上。一连六天，我没有力气抬一下脑袋。我们的侍者——不知何故——向我投来十分爱怜的目光，白天有顿没顿地给我送菜送饭。我毫无胃口，一口没吃。他向我发出警告：“你老不吃饭，过几天瘦得像只老鼠。”他表示愿意不辞辛苦，为我效劳。我一再感谢他，下船给了他比口头致谢更加实惠的玩艺儿。

六天后，客轮即将抵达亚丁，大海平静了一些。我们的侍者进舱，耐心地劝我起来活动活动身子。我听从劝告，挣扎着从床



上爬起来。果然，我羸弱得像老鼠，脑袋仿佛尖了，同肩膀很不协调。四肢仿佛是偷来的一件肥大的衣服，极不熨帖。出了客舱，我蹒跚着走上甲板，斜倚船舷。在舱内闷了几夭，此时沐着海风，有一种死而复生的舒畅感觉。

正值正午时分，忽然，我看见海上行驶的一条木船。四周望不见海岸，我和别的旅客都非常惊奇。听见木船上的人扯开嗓门呼喊，客轮徐徐停下。木船上的几个人划着舢板靠近客轮，从软梯上爬了上来。他们是阿拉伯人，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途中迷失了方向。偏偏船上的淡水桶撞破，水流了个精光。可是船上有许多旅客。客轮的水手给了他们足够的淡水；展开一张航行图，指示航向，告诉他们大约有几天的航程。他们千恩万谢地下船去了。我担心他们能否平安到达马斯喀特。

9月28日，星期六。早晨从梦中醒来，只见前面是重重叠叠的山峦。这是一个晴和、美妙的黎明，旭日喷薄而出，海面异常安谧。山区早晨的景致如此绚丽，我难以用语言描述。山顶上的彩云低垂着，仿佛吮吸了过量的阳光，站不住，慵懒地倚着峰巅。镜子般清澄、平静的海面上，滑过一条条帆船。一幅美丽的海滨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

客轮停靠亚丁港，我提笔写家信。刚写了台鉴，发觉经过几天折腾，脑子里乱糟糟的。智力王国呈现无政府主义状态，不知怎样往下写。文思犹如蜘蛛网，一捅就破。理不出头绪来记叙旅途经历。我落到这步田地，未能及时给你寄信，但愿你觉得没有理由生我的气。

我对大海不那么尊敬了。想像中的大海和我亲眼目睹的大海，相去甚远。站在岸边觉得大海辽阔、壮丽，但到了海上，它似乎变样了。感觉上的变化是有缘由的。我伫立孟买的海滩遥望大海，蓝天碧水在地平线交汇。我曾遐想我穿透地平线的屏障，扯起地平线的帷幔，我面前出现无边无垠的碧水。地平线后面说

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曾在我的想像中浮荡；那时未想到地平线后面还有地平线。行至大海中央，客轮仿佛不动了，稳定在地极圈内。地极圈如此窄小，严重限制想像的飞翔。不过，你看，实情应当严加保密。从蚁垤^①到拜伦，历代骚人墨客，凝望大海，心潮起伏，诗兴大发。我若不如此，岂不叫人耻笑！处于伽利略的年代，我这样胡言乱语，说不定也会身陷囹圄。也许，这么多诗人歌颂大海，我说几句怪话，无关紧要。我觉得，波涛澎湃的沧海的确十分壮美，不幸的是，浪卷波翻，我就头晕，壮美的景致旋转得模糊不清。

我走出客舱，引起其他旅客的注意，我也暗暗打量他们。我生来畏惧女性。同女旅客擦肩而过，总怕发生麻烦。查诺格先生活到今天，肯定建议我离开女性一万尺。我不敢与女旅客接近的缘故，首先，是怕思想王国发生可悲的混乱；其次，担心一张口说出不得体的话，惹得心胸狭窄的太太小姐又羞又恼。要知道，她们向来不能容忍违背她们习俗的言谈举止；再次，在她们礼服的茂林里徜徉，难免局促不安；用餐若为她们切肉，切烤鸡，心不在焉难免切断手指——思之再三，我打定主意，远远地躲着她们。我们船上不缺少女性，但男士们一路上抱怨她们中间没有一个摩登女郎或迷人的倩女。

通过交谈我结识了不少男旅客。我同B先生有了很深的交情。他讲话滔滔不绝，不时开怀大笑，饭量大得惊人。他逢人必聊，必逗乐。他特殊的优点，是说话从不斟酌字眼，不讲究分寸，也不考虑自己的年龄和尊贵的身份。开玩笑，不管有没有意思，自个儿先笑得前仰后合。他从不节制笑声，从不打圆场似的发表看法。这些是我喜欢他的缘故。他做过多少幼稚可笑的事，无从计算。我欣喜地察觉，他兼有老人的睿智和无忧无虑的少年

① 蚁垤，史诗《罗摩衍那》的作者。



的淳朴。他称我为“转世的天神”。故意叫 Gregory 先生是 Gorgor 先生。他为一位旅客起了个绰号“鲤鱼”。你猜得到那个可怜虫的缺陷吗？他的脖子比普通人的稍短，脑瓜和躯干之间可以说几乎没有连接物。因此 B 先生把他归入鱼类。但何以将我归入转世的神类，令人费解。

我们船上的 T 先生是新型人物。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我从未听见他用口语说话。不，他不会说话，只会演讲。有一天，我们三四个人在船顶上海阔天空地闲聊。糟糕的是，B 先生忽然在他面前吟道：“啊，美丽的星星在夜幕上浮现了。”他立即就繁星和人类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绘声绘色地发表长篇演讲。其他人只好傻子似的眨巴着眼睛瞧着他。

我们船上还有一个人物。他的腰粗得像棕榈树，唇髭像扫帚，面似黑锅，长一头刺猬似的黑发，黯淡无光的眸子像鱼眼珠。见了，我浑身起鸡皮疙瘩，离开五米就赶紧溜之大吉。他那副尊容总像在责怪别人做了错事，其实谁也没有做错事。

我每天早晨起床，听见他用英语、法语、印度斯坦语等他懂的全部语言，不住地臭骂侍者，嘟嘟囔囔神气活现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我从未见他露出一丝笑容。好几天他在甲板上踱步，逢人投去轻蔑的一瞥，仿佛见了一只蚂蚁。

每天用餐，B 先生坐在我身旁。他是欧亚混血种，但完全学会了像英国人那样吹口哨，叉开腿站立，手插在裤兜里。他非常关心我。有一回他神情肃穆地对我说：“年轻人，你上牛津大学读书？那可是一所名牌大学！”看见我阅读切伦吉先生的专著《谚语和训诫》，他把书拿过去，吹着口哨翻了三四页，一本正经地评论：“不错，是本名著。”

从亚丁到苏伊士，客轮航行五天。经欧洲大陆赴英国的旅客，下了船在苏伊士换乘火车，前往亚历山大港。另外一艘客轮在那儿等候他们。登上那艘客轮，穿越地中海，直达意大利。

我们三个孟加拉人和一个英国人租了一条阿拉伯木船。天赐的人的面孔，向野兽的方向退化，两者可以接近到什么程度，看看这位船老板就清楚了。他有老虎似的一双眼睛，皮肤黧黑，额头下垂，嘴唇特厚，拼凑成一副狰狞的面容，使他的收费标准不敢与别的赁船平起平坐。虽然他同意少收船费，B先生仍然犹豫豫豫。他说阿拉伯人不可信，随时可能拔出匕首捅你的脖子。他甚至讲了两个在苏伊士杀害游客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可是，这时我们已上了木船。船老板结结巴巴讲着生硬的英语，听游客说话似懂非懂。我们同他相安无事地走了一段路。

同行的英国先生想去苏伊士邮局寄信，邮局很远，去一趟要费许多时间，船老板不太乐意。过一会儿，又变了主意：“非去邮局不可吗？一两个小时到不了那儿。”

“Your grand mother!”（屁话）脾气暴躁的英国先生冲他吼道。

船老板毫不示弱：“What? Mother? Mother? What mother? Don't say mother.”（什么？母亲？母亲？什么母亲，不许说母亲。）

我们担心船老板失去理智，冷不丁把英国先生举过头顶，扔进河里。他凶狠地逼问，“你刚才说什么脏话？”

英国先生正在气头上，又来一句：“Your grand mother.”

这下子坏了。被惹火的船老板摩拳擦掌准备动手。英国先生一看不妙，口气软了下来：“You don't seem to understand what I say.”（看样子你没有听懂我的话。）他急于解释，他使用 Grand mother 这两个字，并无骂人的意思。

船老板甩掉英语，喝斥道：“坐下——不许说话。”

英国先生悻悻地闭上嘴，许久不做声，但过了一会儿又问：“还有多远？”

船老板火冒三丈，用蹩脚的英语对他叫嚷：“Two shilling



give, ask what distance.”（给两先令，问什么路程。）船老板想先给两先令，再问路程。但说出来的话，我们也可理解为：付两个先令，在苏伊士王国提这样的问题是违法的。

船老板大声训斥的时候，几个水手特别高兴，你看我，我看看你，嘻嘻地笑。看到船老板气急败坏的样子，他们更是乐不可支。船老板在叫嚷，水手们在发笑，我们三个自知没有办法报复，也只得自我解嘲似的笑了起来。在某些场合，遇到麻烦，人得机灵一点。

不知不觉我们到了苏伊士城。关于这座城市，我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我在城里走的路不超过半英里。本来打算绕城行走，参观过苏伊士城的旅客不屑地说：“逛苏伊士城，除了疲劳和生气，一无所获。”这也未能打消我的游兴。但后来听说逛街除了骑毛驴别无选择时，游兴顿时一落千丈。接着又听说当地的毛驴和域外骑手，不总是意见一致。毛驴亦有自由行动的意愿，结果两种意愿交锋，毛驴的意愿常是胜者。苏伊士地区流行可恨的眼病，街上可以看到成百上千的眼疾患者。传播眼病的是成群的苍蝇。它们从病眼收集疾病的种子，飞到健康的眼睫上播种，眼病于是迅速蔓延开来。

我们在苏伊士换乘火车。火车的毛病也很多。首先，列车没有卧铺，凳子是分开的。其次，火车行驶跟大象走路相差无几，真是天下奇观。火车爬行了一夜，清晨醒来，发现不光我们旅客，其他物品也统统埋入了尘土的坟墓。挠挠头，头发里积了一层灰土，脑袋上种水稻不成问题。到达亚历山大港，我们个个像身着沾满灰尘的袈裟的游方和尚。

铁路两边是绿色的农田。有的地方，枣树上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枣子。田野里镶嵌着一口口水井，一间间农舍。房子是四角形的，没有立柱、游廊。四壁开一两扇窗户，谈不上什么建筑美。不过，我以前想像非洲从头到脚是漫漫黄沙。此时纵目远

眺，并未见到那种模样。绿原上枣树林中闪现的黎明，我认为十分迷人。

“蒙古”号客轮在亚历山大港等候我们。我们即将爬上地中海的胸膛，不禁感到有些寒意。上了船，我仔仔细细洗了澡。灰尘已经渗进骨髓啦。

稍事休息，我们决定游览亚历山大城。我们下了客轮，租一条木船前往码头。这里的船夫，可谓威廉姆·琼斯爵士的再版。他们会讲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等多国语言，应付各国游客游刃有余。据说法语是当地的通用语言，路名、招牌、店号，大都用法语写成。亚历山大看来是繁华城市。这里究竟有多少种人，多少座商店，无从知晓。整洁的石板路上，车水马龙，人声嘈杂。路旁高楼林立，店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亚历山大是著名海港，码头上密集地停泊着各国船只。有欧洲的，穆斯林国家的，惟独没有印度教徒的。

四五天后，我们抵达意大利。约莫半夜一两点钟光景，客轮靠岸。告别热乎乎的床铺，拎着行李，我们来到船顶。幽美的月夜，冷丝丝的。我未穿厚衣服，身上有点冷。我们面前是一座沉寂的城市，房屋的门窗关闭着。万物沉浸在睡梦中。突然，旅客中间起了骚动：一会儿听说可上火车，一会儿又说没有车票。我们拎着行李，进退两难，不知道留在船上还是下船。这时，一位意大利海关官员上船清点人数——不明白为什么要清点。一则消息随后在船上不脛而走——此举与我们乘车关系密切。但夜里乘火车是绝对无望了。说明天三点之前恐怕也上不了火车。旅客们满腹牢骚，最后无可奈何地住在波林迪希旅馆。

我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到达一个陌生的国家之前，想像那一定是个神奇的国家。真的身临其境，神奇感竟荡然无存。听我说到了欧洲不觉得新鲜，有的旅客不禁露出惊诧的神色。

夜里三点，我们在波林迪希旅馆办妥住宿手续，进入客房倒